

●生活札记●

秋日寄语

□周 沫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当立秋的第一缕清风掠过党校的校园,叶尖初染微黄,蝉声渐次低伏,万物在以静默的方式,完成一场盛大的交接。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亦是一年光景中不动声色的转折。《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曰:“秋,擎也,物于此而擎敛也。”天地阳气由升腾转沉降,万物从恣肆走向内敛,从繁盛走向沉实。这并非退却,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转向——正如党校最深沉的力量,往往不在论辩的热烈,而在思想的凝练与信仰的澄明。

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初起,是暑热远去的足音;白露暗凝,是长夜渐凉的灯语;寒蝉断续而鸣,是万物感知时序、与天地对话的低回之声。三候相衔,由肌肤微感而至四时气息流转,仿佛一幅水墨长卷徐徐铺展——古人于

其中读到的,是“收敛”二字的内蕴。收敛,并非畏缩,而是繁华落尽之后向深处扎根的自觉,是浮光散去后对本源的虔敬回望。

然而立秋虽至,炎气未消,民间谓之“秋老虎”。万物于最后一轮酷热中拔节灌浆,把一整个夏天的光热,一点一点捻进籽粒的深处,为金黄之季催生最后的底气。农人笃信:“立秋无雨万物秋,立秋有雨万物收。”一场雨的有无,关乎一季的丰歉,这份朴素的经验里,藏着对时机最深的珍重,对积淀最诚的敬畏。不曾经历暑热的熬炼,哪得枝头的饱满?思想的成熟亦然——唯有几经灼烤与打磨,方能在紧要关头坚不可摧。

古时立秋,民间有“晒秋”之俗。山乡人家把新收的稻谷、辣椒、玉米铺展于屋顶檐前,红黄相间,斑斓如锦,那既是对大地馈赠的礼赞,亦是对一年劳作的审阅。日光照彻,祛湿除霉,物得以久存,人心亦然。人亦需时

常“晾晒”内里,摊开过往的成见与倦怠,在光天化日之下审视自己的暗角与尘埃,方能使信念明亮如初,使灵魂不染锈迹。党校的求学之道,何尝不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晒秋”?将旧有的经验与认知,置于理论的光照下重新端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使真理的色彩更加鲜艳夺目。

此时节,校园内栎树叶始泛微黄,木樨悄然结苞,暗香浮动于渐次斑斓的林影之间。主体班尚未正式开课,少却平日的步履交错与言辩如潮,而这份沉静,恰恰与立秋的气质暗合——成熟、沉淀、蓄势。清人《帝京岁时纪胜》载:“京师小儿懒于嗜学,严寒则歇冬,盛暑则歇夏,故学堂于立秋日大书‘秋爽来学’。”不寒不燥的秋爽时节,最宜闭户读书,安心问学。党校之于党员干部,恰如秋爽之于学子:非终点,而是从丰盈驶向深邃的中转站。在这里,理论反复研磨,党性不断淬火,思想于静默

中积贮光华。待开课之日,这方园地将再度成为观念交锋的熔炉、真理远播的高地。

秋,最易让人联想起的,是“成熟”与“收获”。然而秋,不仅是回望的季节,更是蓄力的季节。真正的成熟,不在枝头的丰硕,而在根系触达的深远;真正的收获,不在外在的喧嚣,而在内心的辽阔与清澈;真正的力量,不在瞬间的迸发,而在岁月深处从容的持守。党校的价值,亦不在一时的声浪,而在持续不断的滋养,以理论之清醒浇筑信仰之基,以党性之坚定锻造担当之骨。

立秋的清肃之气,正合着校园中渐浓的秋意,缓缓渗入每一间教室的窗棂与书页之间。愿每一位在此驻足的人,皆能于成熟的节候里,沉得下心,扎得下根。待到秋深霜重之日,积蓄的力量自有破土之时,沉潜的种子终将迎风而立。收敛而不失蓬勃——这便是秋天以万物为课,赠予我们的最深告诫。



牧场雨霁 黄玉才/摄

●阡陌流年●

牌局与诗心

□吴传训

以前上班,终日埋首案牍,无暇接触棋牌。直到退休之后,卸下一身重担,日子慢了下来,每每与诗友们聚会,饭前饭后攒上几把,在一来一回的切磋中,竟然品出了它与写诗之间暗合的妙趣,从而逐渐爱上了攒蛋。

或许很多人对攒蛋的印象还停留在民间娱乐,其实它早已登堂入室——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出台了《竞技攒蛋竞赛规则》,使其正式成为一项规范的棋牌竞技项目。而如今,攒蛋风靡大江南北,坊间甚至流传着“饭前不攒蛋,等于没吃饭”的俗语,足见其魅力。

攒蛋看似市井的喧嚣,写诗仿佛文人的清高。然而,当你真正沉下心来,便会发现这两者不过是殊途同归的人生修行。一方牌桌,两副扑克,四人对坐,藏着人情世故的起承转合;一纸素笺,几行平仄,道出灵魂深处的悲欢离合。

攒蛋之妙,首要在“合”。它绝非孤胆英雄的独角戏,而是休戚与共的双人舞。牌局如人生,抓到手里的牌,便是命运赐予的初始剧本。有人手握同花顺,春风得意;有人满手是散牌,举步维艰。然而,智者从不怨天尤人。他们懂得,好牌未必稳赢,烂牌亦有翻盘的可能。关键在于,是否愿意与同伴相互成全。当你“手握重兵”,却甘愿拆散“炸弹”,只为给对家铺就一条生路时,你便懂得了什么是“功成不必在我”的格局。反之,若赢了便眉飞色舞,输了便一味指责同伴,不仅伤了和气,更暴露了内心的浮躁与

狭隘。牌品即人品,在进退取舍之间,照见的正是一个人的修养与胸襟。

写诗之要,关键在“炼”。一首好诗的诞生,恰似打出一手绝妙的牌。那些散落的字词与意象,如同手中杂乱的单张,需要你用平仄韵律去理顺,用情感的逻辑去串联。有时,全篇平淡无奇,却因一个动词的精准,一句感叹的深沉,便如在攒蛋中关键时刻掷出制胜一击,瞬间扭转乾坤,直击人心。这便是诗眼,是牌局中的神来之笔。没有前期的铺垫蛰伏,便没有高潮时的石破天惊。写诗,便是在语言的牌桌上进行的一场无声的博弈与升华。

无论是攒蛋还是写诗,都是内心的修行。牌局有输赢,诗句有高低,但人生的境界,却在于那份“宠辱不惊”的定力。手气背时,不摔牌拍桌,而是冷静蛰伏,寻找转机;灵感枯竭时,不焦躁气馁,而是静心沉淀,等待花开。赢了,不骄不躁,因为下一局仍有变数;输了,不怨不叹,因为每一次复盘都是成长。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攒蛋”,也是一首未写完的诗。我们都是自己牌桌上的玩家,也是自己诗篇的作者。在这场博弈中,有人一副好牌却被打得稀巴烂,而有人却能把一手糟糕的牌打出完胜。其中的胜负,往往不在于牌面的好坏,而在于出牌人的心境与格局。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牌局中,守住一份清醒与包容;在寂静的诗行里,炼出一颗通透与豁达的心,在岁月的流转中,无论拿到什么牌,都能打出属于自己的同花顺,写出无愧于心的诗行。

●经纬行吟●

晨光带着江南独有的温润,早早漫进窗棂。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期许,起身奔赴约定。

不过百十米的路程,一座青灰色的小桥便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桥栏上“吉利桥”三个朱红小字,在晨光中透着几分古朴的暖意。这座桥建于1984年6月,算起来已有四十余年的岁月沉淀。

彼时,朝阳正慷慨地倾泻在桥面的石板上,将每一道纹路都镀上金边。桥下的河水静静流淌,微风拂过,便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细碎的光在波心跳跃,像被撒了一把星星。连日的高温让人燥热难耐,可这个清晨的苏州,褪去了喧嚣与暑气,只剩下城市初醒时的静谧。风里带着河水的清润和岸边草木的清香,轻轻扑在脸上,抚平了旅途的疲惫,也熨帖了心底的浮躁。站在桥中央,闭眼深呼吸,连空气都带着甜润的惬意,这般晨光、流水、清风交织的景致,真好。

睁开眼,目光不自觉地飘向身后,苏州会议中心大楼高高伫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线条挺拔而大气,透着城市的蓬勃气象,不愧是苏州的标志性建筑。而桥的正前方,二十米开外,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安然居家居文化体验中心。那是一座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写字楼,现代感十足的设计与周边的景致和谐相融,既气派又雅致。谁能想到,这座颇具规模的家居文化体验中心的主人竟是“椒子”王云。

很早之前,就听他的父亲王永昌介绍,这栋写字楼是王云在2022年从一位新加坡商人手中购得的,此前这里一直挂着“苏州文化市场”的牌子。接手后,王云保留了一楼的业态,继续租赁给商户经营“苏州文化市场”,而二楼到六楼,则全部打造成了“安然居建筑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与展示区。

回顾王云和妻子付祥红的创业过程,让人动容。他们曾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只为争取一个小小的业务;曾熬夜绘制设计图纸,反复修改只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曾亲自上阵参与施工,顶着烈日、踏着尘土,从几千元的小工程做起,一步步积累经验,积攒口碑。那些日子里,有过不被理解的委屈,有过遇到瓶颈的迷茫,有过熬夜加班的疲惫;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和对客户的真心付出,带领着安然居的员工们,一路披荆斩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站在吉利桥上,再次望向那座充满故事与奇迹的安然居家居文化体验中心,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没有这个鼓励奋斗、成就梦想的好时代,或许就没有王云夫妇今天的辉煌。这对年轻夫妇,走出全椒,白手起家,凭借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立足扎根,不仅让自己富了起来、强了起来,还带动了家乡的一群人就业增收,让更多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份担当与情怀,着实了不起。

脚下的吉利桥,静静地横跨在河面上,四十余载风雨侵蚀,却依旧坚固沉稳。它见证了苏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也见证了像王云夫妇这样的创业者们的奋斗征程。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家乡的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座连接两岸的小桥,更是一座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桥,是家乡儿女通向富强、走向幸福的吉利之桥。

晨光温暖,微风和煦。站在吉利桥上,望着眼前的景致,想着那些动人的故事,心中满是感动与自豪。愿这座吉利桥,永远见证美好;愿每个心怀梦想、奋力拼搏的人,都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

●诗韵潮声●

沉睡的村庄

(组诗)

□林怡静

夜

蛙鼓沉入塘底
萤火提着灯笼
走过田埂

老槐树把影子
铺成一条
通往月亮的路

晨

鸡鸣啄破夜色
炊烟伸个懒腰
爬上了瓦檐

露水在草叶上
翻身
滚成一颗珍珠

醒

牛铃撞碎山岚
犁尖剖开泥土
剖出藏了整个冬天的种子

谁家的纸鸢
把天空
绣出了第一朵桃花

归

夕阳把村庄
缝进
一匹锦缎

而月光正轻轻
为它
掖好被角

风过处
满村都是
未说完的梦

弯向尘泥的脊背

(外三首)

□杨剑横

他们把腰弯到最低
低到尘埃里
低到与土地平视
在这个万物疯长的节气里
人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
却又如此巨大——
是他们在用脊背
顶住了即将倾斜的盛夏

没有硝烟的战役

日头还没爬上树梢
露水就被脚步踩干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镰刀是唯一的武器
而对手,是步步紧逼的
汛期,和那不肯
多停留一秒的流年

麦芒,是季节的针

麦芒,是季节的针
扎进古铜色的皮肤
汗水顺着皱纹的沟壑流淌
不是为了洗净尘埃
而是为了消除饥饿
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
和镰刀割断秸秆的那一声脆响

天地间的书法

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接力
刚把金黄的麦捆抱上场院
转身就得跳进浑浊的水田
水蚂蚱叮住小腿肚
像生活一样吸着血
但手里的秧苗,必须插得
横平竖直,那是农民
写在天地间的书法

